

文学卷

销魂曲

◎ 吟冷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文学卷

牛学智 《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

阿 舍 《飞地在哪里》

苏炳鹏 《麦忙季节》

吟 冷 《销魂曲》

王西平 《弗罗斯特的鲍镇》

林一木 《在时光之前》

陈莉莉 《空月子》

彦 妮 《那时花开》

马 静 《迟到的新绿》

杨 子 《最初的舞 最后的舞》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

YIN CHUAN WEN XUE YI SHU JING PIN GONG CHENG

系列丛书 主编 张秉东 郭文斌

银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学卷

销魂曲

◎ 吟 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销魂曲 / 吟泠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4. 12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 / 张秉东, 郭文斌主编.
文学卷)
ISBN 978-7-5525-1681-4

I. ①销… II. ①吟…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9501号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文学卷

销魂曲

张秉东 郭文斌 主编

吟 泠 著

责任编辑 马 晖

封面设计 张亚丽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12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088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51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681-4/I·498

定 价 232.00元(全8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王 玮

主 编：张秉东 郭文斌

副 主 编：赵 杰 何立宏 陈国鸿 张治军 韩 东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玮 孙 燕 李德超 李向荣 张秉东

张治军 苏炳鹏 何立宏 陈国鸿 赵 杰

秦 斌 郭文斌 郭国军 韩 东 韩银梅

封面题字：吴善璋



吟泠

YIN LING

吟泠，原名赵峻，1969年8月生，宁夏贺兰县人。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学历。宁夏作家协会会员，银川市文学院签约作家，银川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供职于新华保险宁夏分公司财富管理中心。著有短篇小说集《歌兰小令》《粉菩萨》，短篇小说《粉菩萨》曾入选《小说选刊》和《2008中国年

度短篇小说》，并荣获宁夏第八次文学艺术奖。作品散见于区内外各报刊杂志。

为历史存正气

中共银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玮

沐浴着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春风,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就要出版了,可喜可贺。这是银川文艺史上的一件大事、实事,也是银川文艺家艺术生命中的一件喜事。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祝贺,也对编委会的同志们表示慰问。《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是《文学银军丛书》的后续。2008年,《文学银军丛书》的成功推出,使银川市颇具实力的中青年作家首次以文学团队的方式集结亮相,吸引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被中国作家网等媒体予以报道。丛书集中展示了银川文学创作队伍的成绩与实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好评。在此基础上,银川市文联又将出版范围扩展至文学、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五个方面,把这些领域正在成长的、优秀的中青年文学艺术家的作品集结成册,集中展示,以“文艺精品”(5卷47本)的形式集体亮相,既是对我市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也是一次文艺精品的整体展示,具有很强的集成意义和激励作用,为打造人文银川、书香银川提供了智力支持。

近年来,银川文艺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在国家、自治区和银川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广大文艺家的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进步,为本土甚至全国的读者和观众,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精神食粮,为银川频频添彩鼓劲,充分显示了文艺的价值与魅力,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作家、艺术家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要“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我们的作品,成为新时代“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一直以来,银川市文联正是按照总书记的这些要求开展工作的,特别是在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由47位文艺家方队的作品组成的《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的集中出版,无疑是银川文艺工作人民性的充分体现。2014年年初就组织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同时组织出版草根文学专号,包括在我市第七次文代会上大面积奖励草根文艺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联工作把握时代脉搏的前瞻性。

希望文联的同志保持这种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优良作风,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其他门类文艺精品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实现中国梦”、“建设四个宁夏,银川走在前”增光添彩,为提高银川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做出贡献。也希望入选精品集的作者珍惜这份荣誉,成为广大文艺家先觉先行、为人文文的榜样。同时借此机会,向银川市的所有文学艺术家表示问候和良好祝愿。

目 录 |

销魂曲	001
一瞥	013
钥匙	025
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34
屋顶上的银川	047
五里天堂	056
歌兰小令	066
女儿骨	078
三丁湖	097
情歌	105
跳舞的女人	115
湖城公主	125
我去世之后	135
慢板	145

销魂曲

老赖说，你要是早来一些日子，就能听哑巴唱歌了。看到我一脸迷惑，老赖解释说，哑巴并不是真的哑，就是因为话太少了，就被人叫了个哑巴——原来如此。在老赖的上一句话里，我还好奇地想，哑巴怎么会唱歌呢？

这地方叫南海子，却并没有海，是一片广袤得令人叹息的沙漠，人烟稀少。也许一百年前，这里是有海的吧。但现今确实就是一个地老天荒的所在。在万籁俱静中，那种铺天盖地的单调颜色，给人强烈的原始之感和末日之感。事实上，一经抵达南海子，我就有一种明显的分裂感，好像有一把无形的也是亮闪闪的宝刀，将我一劈两半。因此，在南海子采风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魂不守舍，频频回头，望着寂寥的远方，惆怅满怀，仿佛在寻找另一个我，一个迷失了方向的我。

我的房东是老赖的亲戚，一个不大巧嘴的媳妇，跟我年纪一般大，跟南海子多数人家一样，以养羊为生。自从封山禁牧之后，牲口跟人一样，都开始圈养。每个养殖户，少则三五十头，多则百余头、上千头。“羊（一只）过千，牛过万”，早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市场行情了。从中大约也可知，这些牧羊人的日子，是自由的，殷实的，也是自得其乐的。

同样都是三十岁，这个叫罐罐的媳妇已经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了，来自都市的我却还没有结婚。一根筋的罐罐一经得知我还是一个老姑娘时，便唏嘘不已，一点不打掩护，好像我没有按时将自己的身体交付给一个男人，是很不地道的事。在心里，我笑了罐罐的憋迂。长年累月地只跟羊打交道，以她的见识，她又岂能知道我其实并不清闲，手头有两个男人在供我消遣？当然，我是不会把这样一个底，交给罐罐这样一个沙漠深处且初次相遇的女人的。我没有轻看罐罐的意思，没有。我居然还是担心我的不良做派，会无端地伤害到罐罐，也会伤害

到南海子。这里没有网络,没有微信,也没有漂流瓶,干净得只有茫茫沙漠、璀璨星空、猎猎晚风……只有脑海深处那些令人垂涎的花儿。在南海子,我真的变得规矩、本分了许多,就像贪官污吏和男盗女娼们进了寺庙时一样。

此番我自告奋勇,自讨苦吃来南海子,就是想收集整理当地流传的花儿。在省电视台的“想唱就唱”选秀节目中,一个打工歌手的一曲花儿,彻头彻尾打动了所有评委的心,歌手赢得了月冠军。南海子是歌手的故乡,报社领导刚有这样的意思,我就嗅出味道来了。也就是说,在单位里,我一直混得还不错。

跟颇有城府的我相比,罐罐就像羊圈里的羊。我这么说,依然没有轻看罐罐的意思,没有。无端地,我居然还是担心我的德行,会伤及罐罐和南海子。真是奇怪,在这样一个地老天荒的地方,另一个我时隐时现,时时向我传递出某种善念与好意,使我与那个渺小一些的自我隔离。时时刻刻,我都小心翼翼,装做罐罐眼中的好人,一个好女人。啊,这个字眼儿滚烫、陌生而又美好,让我的心在南海子的暮色中变得朦胧、潮湿又惆怅。

当然,罐罐的花儿唱得也不赖。

罐罐小声哼唱的是

“清水打得磨轮子转,

磨口里淌的是白面。

宁叫他皇上江山乱,

决不叫我俩的路断。”

还唱“十二间瓦房通间炕,

全靠了十二根柱子。

连睡了三晚上冷冰炕,

全靠了孕妹的肚子……”赤裸裸的情与色,但不知为什么,在南海子广袤无涯的朝朝暮暮里,这些曲调又像被泉水洗涤过了那般干净,我也因之而伤感得一塌糊涂,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的。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这块台地上,罐罐小声哼唱的花儿,既有信天游的味儿,也有河套小调的味儿,似乎更粗狂,更野性,也更具有原始的美感,是完全立体的和强有力的感觉。我常常凭着记忆与感觉,跟着罐罐的词调哼哼唱唱,如果换个时间与地点,我这自顾无人的疯唱,就显得很是

癫狂了。

“黑驴驮了黄豆了，
叫妹把哥想瘦了。
若要不信你来揣，
腰里一针穿透了。”

我这么不着调地学唱时，罐罐常常笑得一俯一仰，像跷跷板一样。罐罐的肢体动作简单得像孩童，让我喜欢和感动。我唱过后，罐罐也唱了一个。罐罐唱的是

“马步芳修下的乐家湾，
拔走了我心中的少年。
淌下的眼泪和成面，
给阿哥烙上个盘缠。”

罐罐唱的时候，我用录放机悄悄把她的歌声录下来。因为在那些越来越火的选秀节目中，我还是看到了过多的包装、作秀、炒作与人为的痕迹。我想听没有舞台，没有伴奏，没有掌声，没有注解也没有补充说明的天籁之音。或者，那歌声的听众只是野草、荒漠、羊群和来来去去的风雨声而唯独不是评委这奇怪的东西……罐罐嗓子眼里飞出来的那种无染而纯粹的曲调，和那张没有涂上油彩的有些倦意的脸，让寄住在南海子的我有一种致命的和无言的伤感。

坐在老赖的摩托车后，奔驰在万丈黄沙中，从这个养殖场到那个养殖场，从这个沟畔到那个沟畔，我贪婪地搜集整理散落在沟沟畔畔里的歌谣，却收效甚微，这不能不让我心生疑惑。有时候，在返回罐罐家的途中，天气突变，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中，我自然地伸出双臂，箍住老赖的腰，就像箍住一匹黑骏马一样。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长发飘飘的野女人，但心中却没有一点儿欲望。那时，我觉得老赖是一个酋长，而我是另一个酋长。渺小的我找到了久违了的那种高大——塔一般的感觉。

有一次，老赖没有按照固定的路线带我返回。我的方向感不是很好，但还是明显感觉到了一点异样。我没有吱声。前方是更加令人畏惧的荒凉。我想，如果在天尽头，在那人迹罕至的地方，老赖想做什么，我都不会反抗，一切顺其自然。我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判断着老赖的小小伎俩。

我以为我们的路还很长,但摩托车在沙海中兜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圈子之后,远远地,我看到了一户人家的轮廓,在灿烂的暮光中,它显得卑微又渺小,孤寂又哀怨,那种行将消失的简简单单的样子,让人双眼酸楚,唏嘘感叹。

老赖说,你要是早来一些日子,就能听到哑巴唱歌了,跟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说的那句话一模一样。这一回,我没有生出好奇心来,好像在南海子这样一个地老天荒的地方,一个哑巴理应会唱歌,而一个瞎子也理应会看见。不知为什么,我的脸烧红起来,滚烫滚烫。原来老赖对我并没有生出非分之想,他不过是绕了道,带我来看了看哑巴的家,似乎老赖的心里只有哑巴,没有我。看得出来,他对哑巴念念不忘。他一定是突然想起来什么,就突然拐了一个弯。而厚颜无耻的我呢,思绪也按照惯性拐了一个下流的弯。

在一场暴雨降落之前,我们准时回到了罐罐的养殖场。一切如常。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吃的是荞面搅团,凉拌沙葱,半碗辣子油红得像血一样。夜里,我有点发烧,罐罐给我烧了姜水。我迷迷糊糊地说了很多胡话。比如,我问罐罐,哑巴是谁?

哑巴就是哑巴啊,他是老赖的干亲呢。罐罐说。这次哑巴真的不能再唱歌了,听说他就要吃枪子了。罐罐叹着一口气说。

我昏昏沉沉,嘴里还咕咕啾啾地说,再唱一个花儿。罐罐不太放心我,就脸靠着枕头唱起来,声音很小,怕惊醒什么似的。就连罐罐这个母羊式的女人,似乎也看出来,热辣辣的花儿能让单身的我变得舒服一些。

“我和你黑头发缠成白头发,
缠着一嘴牙跌下。
拐棍拄上还不罢,
阴曹地府还缠在一搭。”

不知为什么,昏昏沉沉中,我有梦魇的感觉,也有心碎的感觉。想起老赖,想起素未谋面的哑巴,听着罐罐催眠的花儿,我的眼睛和心酸酸涩涩。窗外雨声大作,远处的羊棚里传来隐隐约约的羊叫声。

一晃,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但南海子的日子,像海岸线一样,崎岖又漫长,好像我已经在这里呆了一辈子。一辈子,这是一个令人心碎和断肠的词,特别是在南海子这样一个地方。我的心被一辈子这个

辞淘洗得干净安详,缠绵悱恻。采访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想在这里多呆一些时日。或者,让我把哑巴的故事也顺便也整理出来。关于哑巴,我希望他只是我的一些臆想,而并不是生活的真相。我给整理出来的花儿取名为《销魂曲》,我知道这样一个撩人的题目,一定会得到领导和读者的青睐。至于哑巴的故事,就当是给喜欢猎奇的人们额外带来的一个消遣吧。

其实,刚一抵达南海子,让我心生好奇的人,就是哑巴,这来自于直觉,也来自于初次见面时老赖说的那句话——要是你再早来些日子,就能听哑巴唱歌了,只是,我没有刻意追问老赖关于哑巴的一切,我刻意将自己的好奇心隐藏了起来。需要注明一点的是,在生活面前,我刻意惯了。比如,第一次见到一脸络腮胡子的老赖时,我这个放浪无耻的女人就喜欢上了他,他让我想起很多教堂里大幅油画中牧放羊群的人子耶稣。我喜欢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蛮荒部落的遥远气息,但却刻意装做无所谓。

在我抵达南海子之前,哑巴已经被公安带走了,是因为二十一年前的一桩命案。跟他一同被带走的,是哑巴的老婆,一个半盲的女人。这里的人们都叫她瞎子,其实她的真名叫泽雁,一个很艺术很雅致的名字。不过,听老赖说,以前,泽雁的眼睛是好的,后来患了眼疾,而她本人也不想去求医,一只眼睛慢慢就瞎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哑巴和这个半瞎子,是一桩过失杀人案的案犯,案发时间是二十一年前,案发地点在千里之外的青海某地,一个以花儿闻名的小山村。那个荒凉的小村子居然有一个很奇特的名字——阿尔法,意为“起初”“开始”,亦可引申为出发之地。

说起来,这个案子的被破很富有戏剧性,似乎并不是靠着逻辑与推理,而更多是靠着灵感与运气。据说,办案组中有个新人,也是花儿的狂热爱好者,他一直关注着那场选秀节目中的那个花儿歌手。让他感到惊异的是,这个月冠军歌手的容貌,跟他手头案件中一个被谋杀者的容貌如出一辙,甚至连眼神都是惊人地一致。这是一点。其次,是歌手的名字——阿尔法吸引了新人的眼球,而那桩命案的发生地,恰恰就叫阿尔法村,这个巧合引也起了新人的高度警惕。最后,新人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得知南海子那里并没有传唱花儿的风习,也就是说,当地人均不知道花儿为何物。那么,这个来自南海子的歌手,他

的花儿源自哪里,又是跟谁学唱,且又唱得韵味儿十足,如此销魂,令人欲罢不能呢?

办案的新人被自己超越时空的大胆想象震惊了。他匆匆告假,微服探访了南海子,找到月冠军歌手沙漠深处的家,偷拍了哑巴和瞎子的照片——就是好心人老赖给他带的路。然后,他马不停蹄地奔赴青海腹地,带着哑巴和瞎子的照片,走访了案发地阿尔法村。结果很快就真相大白:哑巴就是二十一年前的杀人者。瞎子是被杀者的妻子。周冠军歌手呢,是被杀者和瞎子的独生子。也可以这么说,哑巴既是歌手的养父,也是歌手的杀父仇人,更是歌手花儿曲的传教者。

整个破案过程因为一曲销魂的花儿,忽然就变得很快,也很浪漫了,像天方夜谭,扑朔迷离。有思路古板些的老刑警,对此还如坠云中,不得要领呢。一直到新人与同事们带着哑巴夫妇重返青海,指认了案发现场和埋尸现场,这桩尘封了二十一年的命案才尘埃落定,完美收官,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不消说,那位钟爱花儿的新人,因此被破格提拔到了他心仪已久的重案组。

由此可知,歌手的花儿,均源于他的养父,也就是他的杀父仇人哑巴的传教。当年,哑巴是阿尔法村里小有名气的花儿王。在偶然的杀人案出乎意料地发生后,哑巴和瞎子(当年他们既不哑,也不瞎)带着年仅一岁的阿尔法连夜逃离了——阿尔法就是歌手的乳名。因此,这桩杀人案,就跟很多杀人案一样,有了奸杀和情杀的色彩。他们逃亡的时候,阿尔法还没有断奶。

事实是,我采写的那篇《销魂曲》,得到了歌手本人最大的认可。不知是什么打动了阿尔法,他辗转得到我的电话,希望我们能够面谈。也许,歌手急于寻找一个倾听者,而我可能是他认为的最佳和最可信赖的人选。也因此,我这个局外人,借着关于花儿的话题,反而得以偷窥到这桩已经尘埃落定的案件的全貌。不过,使我深感意外的是,当事人对这桩案件所持的态度,柔软而温情。也就是说,他不像是在为我转述一桩血腥的杀人案,一个梦魇般的过往,而是在向我讲述一个与爱,或者与花儿相关的动人故事。

事实是,歌手的生父是一个性情暴戾的人,很多时候泽雁都是遍体鳞伤。他与乡邻的关系自然也很不友善,据说,就连他唯一的姊妹,也恨不得他死掉才好。也因此,这样一个恶人无缘无故地消失后,村

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和异样。但这个恶人真的失踪后,他唯一的姊妹还是忐忑不安地报了案。命案必破,哪怕十年、二十年,或者更久。而且,当案子被高手点破的时候,一切是如此神速,如同一道刺白的闪电划过夜空,像命中注定的那样。

在很久以前,在遥远的青海,在偏僻的阿尔法村,年轻的哑巴对年轻的泽雁的那份同情,由来已久。哑巴的花儿对泽雁的吸引,也由来已久。这大约就是山村里最简单的,很有罪,也很卑微的一种爱情吧。这一点微小的秘密,当然瞒不过那个暴戾的恶人,也许那个恶人对泽雁的习惯性殴打中,就掺了这种说不出来的醋意。有一天,这两个一起长大的男人就相约到后山沟里谈判。谈判之前,他们先看了香,决定自己的运气如何。看香是当地的一个风俗:他们各自找一个干净地方,点上玫瑰香,屈膝在地,祈祷一番。奇怪的是,那天恶人手里的玫瑰香,怎样都燃不着,好像那香被雨水淋湿了一样,跳荡的火苗居然对它不起任何作用。因此,那天的恶人,情绪就非常恶劣了。当然,谈判不欢而散。最后,借着酒劲,双方就动了手。哑巴个头高,力气大,捡起一块石头抛上去,醉醺醺的恶人就匍匐倒地,不省人事。哑巴看见了血,血旺旺地从那人头上流出来,染红了荒草。哑巴叫了许久,都没有把那个人叫醒——一个人死掉时,居然会这么简单。

哑巴把死人驮到更远的一个山沟里埋了,一路狂奔,找到泽雁,说明原委。年纪轻轻却伤痕累累的泽雁呢,好像等着跟哑巴私奔,已经等了很久。看上去,她比哑巴镇定一点。她抱了孩子,把门窗关好,还没忘把孩子的衣裳用品也收拾好。就这样,她抱着阿尔法,跟着哑巴开始了逃亡生涯,身无分文,也义无反顾。好像这是他们预谋已久的,而并非偶然来临的一件美事。我想,选择出逃,对年轻的泽雁来说,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退一步说,当初,泽雁完全可以不做如此选择。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逃,就是二十一年。直到一曲艳惊四座的销魂的花儿,才破解了这段埋藏多年的秘密。

歌手说,从他记事起,他便听着哑巴的花儿,四处流浪。世上的好心人,真是多啊!看到他们三个乞丐模样的人,人们总是懂得慈悲与施舍:一件衣裳、一瓶水、一块饼子,甚至一些钱,没有人知道他们其中有一个是犯了大罪的人。他们走着最荒僻的路,向着最荒凉的远方,像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直到有一天,他们到达了南海子。他们

一眼就爱上了这个荒无人烟、无边无际的好地方。那时候,歌手已经到了该念书的年龄,而他们也身心疲惫,一心想要安顿下来,不想再飘来荡去,四海为家。是好心人老赖收留了他们。老赖是这方圆百里管事的人,他心地简单,像一只羊、一头牛或一匹马。在老赖的帮衬下,哑巴一家在南海子安顿下来——看羊的糟老头犯了心绞痛死了,正好缺着个把人手呢。

老赖没有打问出藏在他们身上的秘密,因为不论老赖问什么,他们都沉默不语,或者只是嗯嗯啊啊,老赖就把他们当傻子看待了。只有阿尔法,这个小小的、灵敏的也是无忧的少年,给老赖唱了一首花儿。这是阿尔法第一次在一个人面前给别人唱,之前,他都是跟着哑巴,把花儿唱给荒野听,唱给落日听,也唱给夜空中那弯弯的月亮听——在有人烟的地方,哑巴是不唱歌的。哑巴唱的时候,泽雁眼里明晃晃的,好像有湖水一般深蓝的光泽、波纹与暗影。她的眼角和嘴角,都藏着一些模糊的快乐与笑意。经过时光的一番过滤和洗劫,哑巴和泽雁更加明白他们是一体的,无论生死,再不可能分开了。那时候,泽雁还不到三十岁,正是人生最美的时候,却没有穿过一件好衣裳,好像那一首首花儿就是她漂亮的衣裳。在流浪的路上,年轻的哑巴也从没喝过一瓶好酒,似乎泽雁就是一满杯驱寒的热辣辣的老酒。阿尔法说,在他的记忆中,他们总是沉默的时候居多,有时候,他们四目相对,很久很久,好像要把彼此看穿,看成玻璃一样透明的东西。年少的阿尔法,当然不能理解那些重叠起来的剪影般的片刻。阿尔法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哑巴经常默默地给瞎子洗脸、梳头,或者喂她青的、红的果子吃。而瞎子也如此这般。他们彼此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一丝打情骂俏的轻佻的意思,他们做得那么庄重、肃穆,好像他们这样彼此做过之后,就会面临生离死别,好像每一次都是最后为对方做这样的事情。以前,阿尔法不明白。现在,一切则真相大白了。

很久很久以前,在南海子,年少的阿尔法第一次给老赖唱歌的时候,老赖这个粗人就呆了起来。

“甘肃凉州嘛十八站,
嘉峪关剩下了两站。
杀哩嘛刷哩我情愿,
大眼睛丢下的可怜。”